

谁解其中味

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朱体仁※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谁解其中味

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朱体仁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解其中味:对几种文学观的评议/朱体仁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748-0

I. ①谁… II. ①朱…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4406 号

谁解其中味——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作 者:朱体仁

责任编辑:王晨曦

出

出版社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25

插

页:1

字

数:175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748-0/I·142

定价:2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谁人解得其中味（代序）

孙琴安

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无疑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座丰碑。不仅研究者众多，而且形成不同学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近些年来，朱体仁先生在此研究领域内，可说是独辟蹊径，另开一路，硕果累累。其先后撰写的《红楼梦人物评论一家言》、《红楼梦诗词评析一家言》两本研究专著，一经出版，都已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如今他又向广大读者推出了第三本“红学”研究专著《谁解其中味——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相信会引起读者更多的关注。

五十年前，朱体仁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求学时即对《红楼梦》一书怀有浓厚的阅读兴趣。走上社会后，他继续沉潜于《红楼梦》的阅读与研究，时时关注《红楼梦》研究的动态与走向。随着阅历的加深、学识的积累，特别是对《红楼梦》小说文本的反复阅读和细心寻绎，他对《红楼梦》似乎有着越来越多的体会和感悟，形成了许多新的理解和观点。并对以往的许多“红学”研究和观点产生了怀疑，进行了反思。本着对学术研究负责任的态度，大胆地提出了他的看法。

朱体仁对《红楼梦》的看法和观点是一系列的。



谁解其中味

——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在朱体仁的心目中，曹雪芹写《红楼梦》的主旨就是匡正世道，拯救人心。曹雪芹通过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写出了一个人在时代中的心灵历程。在他身上不仅有着尊重人权、呼唤人权的平等意识，而且充满着时代气息和人文氛围。如果说林黛玉有着对封建社会男女不平等的不满，贾宝玉则有着对人分上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不满。贾宝玉把愤恨的怒火直指腐朽的封建蓄奴制，林黛玉把严正的批判指向封建男权统治的习惯势力，曹雪芹笔下的宝黛两位是站在时代最前列的反封建的仁人志士。

如果从爱情的角度来说，朱体仁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实际上是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把年轻一代的爱情观和价值观体现了出来，而其实质就是自由、平等、博爱。

因此，在朱体仁看来，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不仅仅是从西方来的“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其实在中国 250 年前就已萌生了，只是“养在深闺人不识”，许多专家、学者还未发现罢了。

而且，曹雪芹不仅主张男女平等、夫妻平等，还提倡夫妻之间要相互扶持，这就比平等的观念还更进了一步。

如今中国一谈博爱，便是孔子的“仁爱”思想。是的，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是说过“仁者，爱人”的话，仿佛爱是一种恩赐和施与似的，那与曹雪芹所提出的平等之爱的思想相距甚远，曹雪芹所说的爱，既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义务。

总之，归纳起来，朱体仁认为曹雪芹的《红楼梦》有三大突破：

一是封建观念上的突破；二是创作方法上的突破；三是人性观的突破。证实了曹雪芹是一位社会转型期的伟大思想家、天才的文学家。

如果读者要详细了解朱体仁先生的“红学”观，那就好好读一下这本书吧。你是会有收获的。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目 录

一 冯其庸红学观评议 / 1

二 李希凡《“行为偏僻性乖张”——贾宝玉论》一文读后 / 116

三 王昆仑《王熙凤论》一文读后 / 197

后记 / 221

一 冯其庸红学观评议

《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一书，二〇〇五年一月由辽宁出版社出版，冯其庸先生为自己的著作撰写了《解读〈红楼梦〉——代序》一文，向世人展示了其本人是如何解读《红楼梦》一书的思想性这一学术研究的成果，无疑是代表冯其庸先生红学观的一篇力作。

冯其庸先生在其《代序》的“《红楼梦》是可以解读的”一节中，对《红楼梦》一书和“谁解其中味”作了自己的解读：

《红楼梦》是一部出名的奇书，奇就奇在从易读的一面来说，几乎是只要有一般文化的人都能读懂它，真可以说是妇孺皆可读；但从深奥的一面来说，即使是学问很大的人也不能说可以尽解其奥义。一部书竟能把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真是不可思议。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多年来，它既是风行海内的一部书，也是纷争不已的一部书。



谁解其中味

——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冯其庸先生首先指出了《红楼梦》，是一部“通俗易懂与深奥难解”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的奇书。这一对《红楼梦》一书所作的定性，为“解读”的必要性提供了依据。

接着，冯先生写道：

那末，《红楼梦》真是一部不可解读的书吗？……我认为积二百多年来人们对这部书的认识经验，应该说人们对这部书的大旨是基本了解的，现在说的难解的问题，是指书中较为隐蔽的部分，而并不是说书的整体。

再说《红楼梦》作者本身，是希望永远不被人解读呢？还是希望终究能得到知音，得到解读呢？我认为作者是希望能得到人们的解读的，不然就不会作出“谁解其中味”的感叹来了。但是，再进一步来说，我认为曹雪芹既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能解读，也不是希望在他的时代人人都不能解读。曹雪芹处于他的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希望在他的时代，有一部分人永远也不能解读。他所以要用“假语村言”，将“真事隐去”，就是为了要躲避这些人，以免造成文字奇祸；而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是极希望人们能读懂他的书的。……

从作者的心理来说，如果他根本不希望别人能了解，那末，他又何必要费这么多的心血来写这部书？不著一字，不是更为隐蔽吗？现在他既已著书，而另一方面反复强调“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而另一方面又说明“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躐迹，不敢稍加穿凿”，“不过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这前后矛盾的话，初看似乎不可理解，细味方才悟出，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

冯其庸先生在上述的议论中，作出了作者（曹雪芹）是希望能得到人们解读的，其中理由是“实际上是他惟恐人们不去求解，故意露出破绽，以求人们去仔细琢磨他所隐藏的深意而已”这一论断，点明了对《红楼梦》一书加以解读，是符合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旨意之事。

进而，冯先生写道：

这种藏头露尾、欲隐故显的情景，在文学史上并不是绝仅有，我觉得魏晋之际阮籍的《咏怀诗》就与它有极为相似之处。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下难以情测。”雪芹的朋友敦诚称雪芹是：“步兵白眼向人斜”，是“狂于阮步兵”。敦敏也是说他“一醉辄眊白眼斜”。他们都用阮籍来比喻雪芹，而雪芹也恰好自号“梦阮”。“梦阮”者，梦阮籍者也。这样，我们正好从雪芹自号“梦阮”得到启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所以“文多隐避”是因为“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则雪芹亦何尝不是。当然雪芹从未“仕”过，且亦不能称他的时代是“乱朝”。但若从雍正夺嫡的时代起，一直到雍正上台就立即大开杀戒，不仅把与他争夺帝位的兄弟杀的杀，关的关，而且雍正元年曹雪芹的舅祖李煦即被抄家，彻底败落。雍正五年底到六年初，曹雪芹家也被抄，彻底败落。同时破家败落的还并非一两家，处在这样的时代，从雪芹自身的遭遇来说，说自己有近似阮籍的境遇，有同阮籍一样的“常恐罹谤遇祸”的畏惧，我觉得是合理的，因而雪芹的“梦阮”两字，是有真实的内涵的，他的《红楼梦》“真事隐去”，也就是阮籍的“文多隐



谁解其中味

——对几种红学观的评议

避”，其道理是一样的。

无论是阮籍还是曹雪芹，他们的作品尽管“文多隐避”，但并不是他们绝对不希望人们能理解，因此我们如能认真地去求索，总应该能找到解读之路的。

冯其庸先生在上述这一段议论中说，因为作者怀有“常恐罹谤遇祸”的畏惧，由此在《红楼梦》一书中呈现为“文多隐避”这一独特的表现手法，故而对“文多隐避”之处与“常恐罹谤遇祸”这一畏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认真求索，是揭示曹雪芹撰写《红楼梦》一书的创作旨意的一条正确的“解读之路”。

不过，只要我们对曹雪芹之所以会引发“谁解其中味”这一感叹作一番认真思考，就不难发现曹雪芹是在交代《红楼梦》一书的别树一帜的情节安排；旨在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深受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凶顽势力，展开严正批判，并以这一创作意图，来设计情节的发展。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此诗清楚地表明让曹雪芹深感不安的，是那些满脑子充斥着封建腐朽观念的顽劣庸人，不仅认识不到《红楼梦》是一部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都有着独特建树的文学著作，甚至会把《红楼梦》当作是一部离经叛道的“荒唐”作品而作肆意攻击。为此，曹雪芹不能不发出“谁解其中味”这一深沉感叹，流露出真诚期待那些敢于突破封建腐朽观念禁锢的有识之士，对自己历尽“十年辛苦不寻常”所创作的这部文学著作做出中肯的、科学的评价这一殷切企盼心情。

由此可见，冯其庸先生所认为的。对《红楼梦》的“解读之

路”，并不符合曹雪芹之原意。曹雪芹明确指点我们，必须对《红楼梦》一书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两方面所作的特殊建树深入领会，切实提高文字鉴赏能力，才能对《红楼梦》这部文学著作做出中肯的、科学的评价。

1. 别树一帜的情节安排

曹雪芹通过书中第一回的“作者自云”，对《红楼梦》一书的情节安排的特点作了交代：

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一番梦幻，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此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致今日一事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

曹雪芹在这一段“作者自云”中，明确指出了作者自己“半生潦倒之罪”和“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感人事迹，这两点正是借通灵之说而撰写的《石头记》一书的两大内容。

作者自己“半生潦倒之罪”这一部分内容，在《红楼梦》一书中则转化成为顽石幻形入世的贾宝玉的悲剧遭遇这一形式而作艺术再现。贾宝玉是全书的中心人物，由此可见，由顽石幻形入

世的贾宝玉的悲剧遭遇成了贯穿全书情节发展的经线，而“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感人事迹，则成了构建全书情节的纬线。

既有情节的纬线，又有情节的经线，足见人物众多，情节内容之复杂，思想内涵之丰富。这些是《红楼梦》一书远胜那些情节单一，思想肤浅的平庸的传统文学作品的一大亮点。

2. 以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的凶顽势力展开严厉批判，来设计推动情节发展的经线

曹雪芹在“作者自云”中指出：作者自己“半生潦倒之罪”和“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感人事迹，是借“通灵”之说而撰写成《石头记》的两大内容。其中作者自己“半生潦倒之罪”，则以转化成为由顽石幻形入世的贾宝玉的悲剧遭遇这一形式作艺术再现。

曹雪芹通过一僧一道答应携带顽石要求入世下凡，以及空空道人访道求仙路经大荒山无稽崖，“忽见一块大石头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之事，来交代幻形入世后的贾宝玉的人生理想及其人生悲剧的表现形式与性质：

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后面又有一首偈云。

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

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所谓“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即是贾宝玉的悲剧命运的表现形式。所谓“枉入红尘若许年”，则是贾宝玉的悲剧命运的性质。

所谓“历尽悲欢离合”，就前八十回的情节内容来看，不仅是指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的“有情无缘”的爱情悲剧，也应该包括贾宝玉心目中的“第一等的人”晴雯惨遭专制的封建家长王夫人迫害而含冤身亡，以及与贾宝玉相处甚为融洽的芳官，四儿无辜遭殃而被逐这一部分内容。由此可见，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这一场“有情无缘”的悲剧，只是贾宝玉人生遭遇的一部分，只是他作为一个“情痴情种”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一段不可或缺的情感体验，而绝不是贾宝玉悲剧遭遇的全部内容。

所谓“历尽炎凉世态”，据本人猜测，大概在贾府最终走上“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悲剧道路之后，贾宝玉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于是他这一“闺阁良友”人物的遭遇，正如当初警幻仙子对他的行为表现所作的预言：“然于世道中来免迂阔怪诡，百口嘲讽，万目睚眦。”就是形容那些被封建传统观念所束缚的势利之徒对他横加迫害。“百口嘲谤，万目睚眦”就是那些势利之徒把贾宝玉视为“洪水猛兽”，而加以群起攻击的真实写照。令人遗憾的是，曹雪芹未能完成这一部分的创作。

“无材可去补苍天”：“无材补天”是这块顽石遭遇女娲遗弃而自叹不幸的怨词，这句诗交代了顽石幻形入世之前的身世。“枉入红尘若许年”，这块顽石“自经锻炼之后，灵性已通”，一日听到一僧一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要动凡心，遂向二位仙师苦求携带它到红尘，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所谓“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受享几年”，即是说贾宝玉不仅渴望享受富裕的物质生活，也渴望在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中，享受充满温馨之爱的精神生活。贾宝玉这一人生理想有别于凡夫俗子，就在于他十分看重精神生活，不甘心做一个只知道贪图荣华富贵的势利之徒。经僧人念咒书符，大展幻术，将一块大石缩成扇坠大小的美玉，并携它到“昌明隆盛之



邦，诗礼簪缨之族，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可是由顽石幻形入世的贾宝玉，在入世却饱受封建父母、师傅的肉体摧残，第五回中提到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师傅打呢。”后来受贾环诬陷所累而遭贾政毒打，险些性命不保，宝玉尝够了皮肉之苦。更让宝玉无法忍受的是精神摧残，封建家长故意冷漠黛玉，无视宝玉对黛玉生死相依的一片痴情，强迫宝玉与他所不喜欢的宝钗结成夫妻。再有，封建家长对宝玉身边几个与他相处甚为融洽的丫环晴雯、芳官、四儿痛下毒手，逼死的逼死，撵走的撵走。封建家长企图通过婚配对象的选择和对宝玉身边的丫环的“整肃”，来强迫宝玉接受“规引入正”放弃其追求“遂心一辈子”的心愿，从此听命于封建专业家长的意志，留心于孔孟之间，委身经济之道。谋取功名富贵，挑起继承家业的重担。如第五回中提到：……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故遗之子孙虽多，竟无可以继业。其中惟嫡孙宝玉一人，禀性乖张，生情怪谲，虽聪明灵慧，略可望成，无奈吾家运数合终，恐无人规引入正。幸仙姑偶来，万望先以情欲声色等事警其痴顽，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后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宁荣二公之灵对警幻仙姑的嘱托，就是代表了封建专制家长贾政、王夫人之流的意愿，当初，这块灵性已通的顽石，一心想着“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待到幻入世来到红尘，却饱受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的摧残，事与愿违，使其不能不作“枉入红尘”这一饱含悲愤之情的感叹。

这块“灵性已通”的顽石，其“枉入红尘若许年”的悲剧遭遇，是由于封建家长的专制意志与贾宝玉的个人追求之间的冲突的不可调和造成的。宝钗、袭人站在封建家长一边；而黛玉、晴

雯则站在宝玉这一边，“不劝”宝玉走读书仕进道路。以封建家长王夫人为中心，宝钗、袭人为得力干将形成一个阵营；以宝玉为中心，黛玉、晴雯为中坚人物形成另一个阵营。这两大阵营围绕力图迫使贾宝玉接受“规引入正”的管束，与贾宝玉誓将反“规引入正”的抗争进行到底激烈斗争，这是把全书的情节发展推向高潮的支配力量。钗、袭积极配合封建家长，施尽心计力图迫使宝玉接受“规引入正”的管束，以此来谋取婚嫁的成功，进而操纵贾府的家政大权；黛、晴诸人则真诚赞许宝玉的心灵诉求，来坚定宝玉拒绝听从封建家长专制意志的支配，支持其把反“规引入正”的正义斗争进行到底。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这一人物，所秉持的人生理想——“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是一种敢于突破腐朽的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新颖的人生信念。这不能不激起那些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世俗众生的心头痛恨，于是，倚仗封建家长的强势地位的贾政、王夫人，把贾宝玉当作“禀性乖张，生情怪谲”的“异端”之徒而横加歧视。同时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钗、袭之流自觉站在封建家长这一边，不忘对贾宝玉作一再“劝诫”，要求其改弦更辙，甘愿走读书仕进道路，为肩负起光宗耀祖、继承家业这一重担而奔走效命。

让贾宝玉感到由衷欣慰的是，他的独特的人生理想、新颖的人生信念赢得了黛、晴诸人的赞许。可是，终因无力战胜被封建传统观念所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的凶顽势力，贾宝玉这一有着自己独特人生理想的仁人志士，只能在“枉入红尘若许年”这一悲愤的感叹声中被迫走上悲剧道路。

贾宝玉这一声感叹，流露出了他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深受封建传统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的凶顽势力极度痛恨的激愤情绪，是贾宝玉这一有着强烈的反封建叛逆意识的人物一大思想



亮点。

以贾宝玉为中心人物所引发的“规引入正”与反“规引入正”的一激烈斗争，牵涉到了专制的封建家长、势利的世俗众生，以及有着强烈的叛逆意识的青年女子，无疑是推动《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情节发展的一条经线。贾宝玉以及那一群赞许其人生追求的青年女子，终因无力战胜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的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的凶顽势力，而不得不被迫走上悲剧道路。

由此可见，这条推动情节发展的经线，是按照旨在对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和深受封建传统观念禁锢的世俗众生所形成的凶顽势力展开严正批评这一创作意图，来精心设计的。

3. 严格遵循写实主义这一创作原则，来编撰情节纬线

曹雪芹借助空空道人与石头的一番对话，对《红楼梦》一书的情节纬线的特点作了交代：

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纵抄去，恐世人不爱看呢！”

曹雪芹借助空空道人之口对“当日所有之女子”的品性作了评说，因其具备“或情或痴，小才微善”的品性，因而不愧是一些堪享“异样女子”这一赞誉的青年女性。

随后，石头针对空空道人的担心展开了议论，通过对封建文人笔下的“历来野史”“风月笔墨”和“佳人才子”的严正批判，指出《石头记》是一部有着令人把玩无厌的艺术魅力的作品。